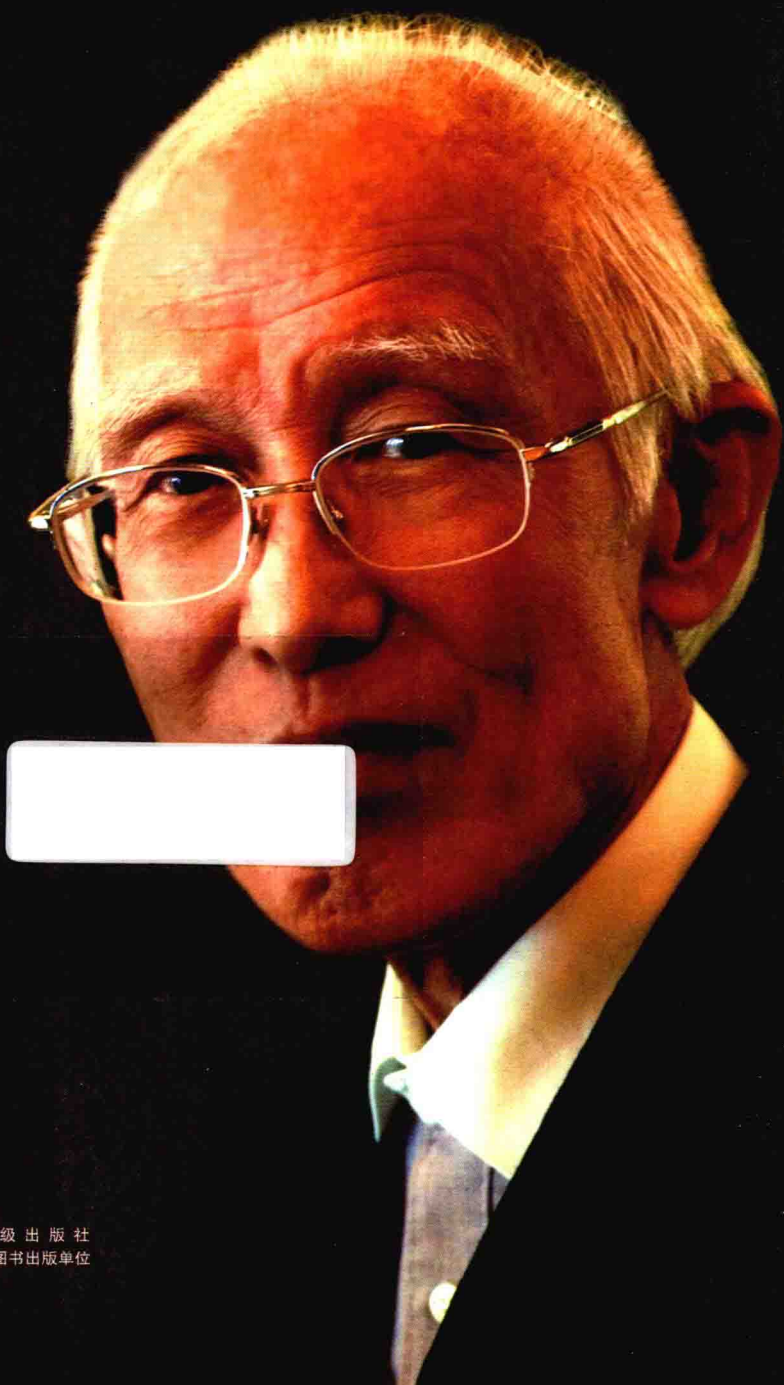


余光中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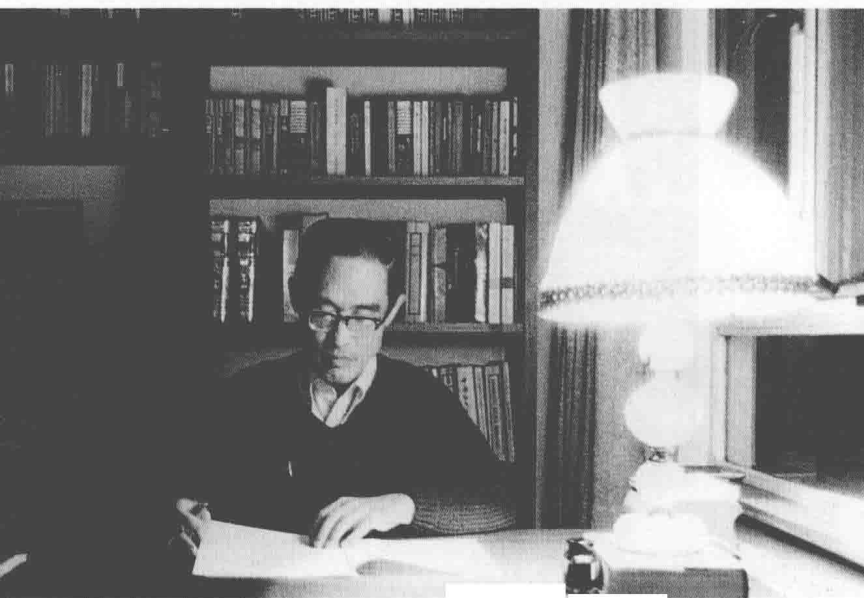
A Life of Yu
Kwang-Chung

著者 徐學



廈門大學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國家一級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余光中传

A Life of Yu Guangzhong by Xu Xue

徐学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余光中传/徐学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615-5395-4

I. ①余… II. ①徐… III. ①余光中-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8828 号

出版人 蒋东明

责任编辑 王鹭鹏

装帧设计 李夏凌

责任印制 吴晓平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253(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ress@126.com

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

开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21

插页 10

字数 40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修订版前言

本传问世已经十二年了。十多年来，余光中诗文创作和文学翻译依然丰盛，“余光中热”在文坛学界依旧方兴未艾。

十二年来，我与余先生互动颇为密切，信件来往，电话互通，相会于两岸会议，长谈于重庆、高雄、厦门、永春……我还陆续收到余先生寄来的新作十余本。十多年前，写本传后记时，提及“余学”中有许多问题尚未深入或未及涉猎，希望有机会再作修订，可是，我的研究追不上余先生的创作，所以修订版一拖再拖。

本传原名《火中龙吟》，出版多年，有许多朋友和读者前来索取，每次去高校或图书馆做有关余光中创作的演讲，都有听众希望购买，同济大学喻大翔教授四处觅书不得，竟去复印了一本。

考虑到“余光中热”的需求，就将《火中龙吟》增补修订推出，更名为《余光中传》，修订版增加两章。“翻译乃大道”一章，详尽地论证了余光中的翻译观，为便于读者了解余光中的翻译功力，特地把当代多位名家译诗一并列入与余氏之译相对照。“以文为诗 诗文双绝”一章，深入分析了余光中诗歌创作承传中国古典文学中“以文为诗”的方法，发展“适度散文化”的新方法，相信此一方法对当代乃至后代的中国诗坛大有助益。

其他，如余光中的重庆之行和永春之行，余光中与台湾现代民歌的关联都有更多的补充和阐释。余光中大事年表与著译书目也都延伸至二〇一三年。

审视修订版,依然觉得只是勾勒出传主的大略轮廓,要完整、深入、细致地刻画还需努力。最大的欠缺在于我对西方艺术与宗教的学养不足,因此无法透彻阐释传主化解与借鉴西方艺术与宗教(绘画、音乐、诗歌、小说)的成就。我还需更加努力,也希望学界豪杰出手,让余光中研究更上层楼。

二〇〇二年是马年,我的本命年,初版《余光中评传》问世。而今又逢马年,出自对于校友余光中的推重,也出自对文化的敬重,厦门大学出版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隆重推出《余光中传》,我将此视为我生命中的机缘与运气,为此,特请余光中先生亲笔书写杜甫《房兵曹胡马诗》一首,现置于书中,用于鞭策自我,不辱使命。

此书的出版,还要感谢许多亲人和友人,特别是永春乡贤、泉州宏裕贸易公司的余秉足先生多年来的支持。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于厦门大学敬贤楼

初版前言

001

在余光中的文字中快活得几乎不知老之将至，屈指一算，为其笼罩震慑也近二十年了。这么多年来，书架上一直排列，且不断地增添余光中的书，出自大陆、香港和台湾各家出版社。每次打开来，就跌入一个神奇的五彩世界，在那里喃喃沉吟，津津冥想，难于释手。即便不去触摸，也能感到它们就在案头，也就觉得读诗作文，玩味方块字既不落伍，也不寂寞，“守夜人”那一盏灯，就闪射在你的桌上。

气度恢宏而又多才多艺的生命是不易描摹的，更何况，余光中的生命和艺术中又交织着那么多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忧患和欢乐，耻辱和荣光；为余光中写传的存心，少说也有十年了。每一次提笔，就会想起余光中的《中国结》，仿佛在向我发问：

你问我会打中国结吗？

我的回答是苦笑

你的年纪太小了，太小

你的红丝线不够长

怎能把我的

遥远的童年啊，缭绕

也太细了，太细

那样深厚的记忆

你怎能缚得牢？

是的，一个饱含民族记忆的博大心灵，原是需要有一支强健的笔来表现的啊！

写传的工作搁置了许久，在众多朋友的鼓励和催促下，终于鼓起勇气，拟定了章节，命笔之初，人物栩栩呼之欲出，但要画龙点睛地几句话说出传主，总是难于言传：

一位认真的学者、严格的教师、不苟的翻译家，写起字来，总是一笔一画方方正正；而在腐儒和道学家眼中却是十足的浪子，不道德的文人。

一位喜欢开快车的诗人，喜欢一切高速的节奏，在诗歌中赞美飙车；同时也是瑜伽功的修持者，先后养过十多头小鹦鹉，并为之精心撰写食谱。

他酷嗜民族文化，自幼浸淫其中，发掘弘扬，终身不逾；而批评和剖析自己的民族和国人，比谁都坦白、锐利。

他是浪漫的，写缠绵悱恻的情诗，从不间断，对可爱的女性有用不完的柔情；他又是科学的，搜集古今中外的地图册，钻研大部头的天文书，对地球的画像、世界的脸谱、天象的分布、宇宙的流转十分专业。

他是平易的，民间的，有许多朗朗上口的童诗民谣为证；他又是深奥而神秘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时常有出神入化的创造。

他并非任何一个教派的信徒，但也不是一个理直气壮的无神论者。总是觉得神境可亲，喜欢瞻仰大教堂，看寺看庙，在那里琢磨一些灵魂的问题。

他喜好在家中静静欣赏地图、画册和唱片，他也更愿意用脚去丈量世界山川。亲人和朋友视之为诙谐的交谈者，他自称是女生宿舍的舍监……

种种矛盾集于一身，而这一切描述都不足以表现出他的全貌，也许我们只能说，凡方块字延伸所及，华语汉文流播之处，

一提到余光中，总会引起人们敬佩的眼神和会心的微笑，为了他那向星空看齐的生命，为了他那彻夜不熄的桌灯，为了他一篇篇脍炙人口的诗文，为了他一场场锦心绣口的演讲；或者，仅仅为了他在你的《余光中诗选》上那平直方正一丝不苟的签名，虽然他知道这只是一本盗版书……

余光中至今已创作了诗歌近九百首，还有散文、小品两百多篇，约一百万字；评论两百多篇，一百多万字。在这些刚劲优美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思想透彻的智者，一个作为果敢的勇者，一颗感受敏锐细腻的慧心。虽然少年起便经受动荡，漂泊，而个性却日趋温和厚道，乐天知命，鹤发童颜，老得漂亮，昭示着古老的格言：“厚德载福”。

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会怀疑中国文学殿堂将要为他辟出一席，由于他对自己的民族和人民，始终坚定不移全心拥抱；由于他的诗文论译在艺术上的卓越超拔，增强了方块字的表现力。他的抱负和胸襟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文学艺术是他名气的血肉。他的地位是那么坚固和饱满，在经历过那么多兵荒马乱的年代，见证了太多浮游的情感和短促的艺术流星，有这么一支挺立的笔半个世纪屹立不倒，真是中国人的幸事。

对于自己的诗文将可传世早已深具信心，余光中并不在乎传记，他的态度使我们想起钱默存的话：“假如你吃鸡蛋觉得味道不错，又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此话正暗合“作者之死”的西方潮流，从艾略特到罗兰·巴尔特，都认为不需注意诗人，而要注意诗。

然而，中华民族的杰出作家，毕竟多是将生命境界的提升与艺术境界的开拓合二为一的。特别是余光中，就世俗生活而言，他没有梵高般的大难，杜甫般的大波折；但他的心路之曲折、灵魂之磨难一点也不少于古人、前人，源于现代人心灵冲突的加剧，源于百年来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屈辱，源于对这种屈

辱和苦难的担当。

近代以来的民族屈辱不可避免地斫伤了美丽中文的生机，仓颉无颜，李杜蒙尘，优美方块字累积而成的曾经辉耀星球的文明天空，一度倾颓了崩坍了，就像六十年前，那位敏感恣肆上海才女的忧伤断言，它已经在毁坏中，更大的毁坏还要到来。余光中如同当代女娲，呕心沥血，焚膏继晷，炼方块字为五彩石，让中文世界天空再度矗立再度璀璨：

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
七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

.....

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
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

他的一生就是不断炼石补天的自焚，而他的文学艺术，就是他自焚一生之结晶。因此，要了解我们这位传主，孟夫子“读其书，颂其诗，不知其人可乎”的反问，隔了千年，依然是掷地有声，“知人论世”，不，知人论文，堪为本书之写作宗旨。

因此，本书写作就有了两个重点：一为传，一为评。前者勾勒其生平细节，音容笑貌；后者阐发其创作艺术与创作思想。前者多些情节和趣味，后者着重思辨与定位，二者侧重不同，但力求融合，打通艺术与生活。一面力戒巨细无遗，与艺术创造无关之生活细节，即使有趣也将舍弃；一面避免生硬晦涩，不附注解，少用术语，兼顾可读性与思辨性。这样去面对众多“余迷”交代得过去了吧。

龙，夭矫蟠蜿于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史中。在中国人心目中，龙，是阳刚、坚毅而高贵的意象，它不但作为帝皇天子家的威仪表征，也用于描绘仁者智者勃然不灭的圣人气象，更被活

用为形容词，冠于一切超拔不凡物事之前——剑之神者号龙泉，马之骏者为龙驹，虾之硕大无朋者，叫它龙虾，人种之历五千年且生生不息活力盎然者，当然是龙的传人了。

本书传主，生于中国龙年，以属龙为荣，更以作为龙的传人自傲一生。其五十年来之诗文无愧五四以来华人吟出的最动听的歌诗。龙吟之龙，做名词，专指中国人的歌吟；做形容词，当指歌之尤绝者。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方块字造就的经久不灭的歌谣，极少是清平岁月里的吟风弄草，总是出自烽烟四起烈焰腾腾的忧患困厄之中。

在中国最古老的典籍《易》中，就有这样的发问：“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的，其有忧患，乃有龙吟——屈原放逐，得赋离骚；史迁受辱，发愤著述；老杜诗、东坡词、汉卿曲、雪芹梦，无不是人生炼狱中烧就的金丹。

本书传主，其生平，其创作，都和火有不解之缘，如同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言：“这不死之鸟，终古地为自己预备下火葬的柴堆，它在柴堆上焚死，从劫灰余烬中，又生出活泼的新生命。”对此，本书将专列一章，详加阐述。

生命的力度只有在压力中而显现，困厄与郁结促使诗人反观自我，高扬生命。那一切高昂的龙吟，皆出于火中，成于火中，不朽不灭于火中，只要火种仍在石中、心中，那歌那吟就必定穿行于大地人间，年年岁岁，流淌不息。

目 录

修订版前言

初版前言

上篇(1928—1958)

第一章 江南水与火/1

重九的传说——父与母,猛虎蔷薇——永春山影——似水
吴地——逃难,火焰,火车——茱萸的孩子

第二章 古镇悦来场/17

陪都的歌声——巴蜀山水——雅俗文化——乡土情怀,川
娃子的诙谐,师与友——艺术教育:大自然的洗礼,国文和英
文,天象与地图——艺术个性,早熟不失童心,感性和知性,凝
神结想

第三章 一口气读了三所大学/43

金陵大学——厦门:亚热带的生命,诗、论、译的密集和青
涩——臧克家的烙印——台湾大学:不凡的毕业论文——梁实
秋和《舟子的悲歌》——表妹和英诗

第四章 红头疯子/61

初译《梵高传》——梵高的意义——永远的家人——再译
《梵高传》——译者与创作,译者与学者——“译”以解忧

第五章 翻译乃大道/71

译者与创作——译者与学者——“译”以解忧——济慈《希腊古瓮颂》——风格为最高层次——为“译”请命

中篇(1959—1974)

第六章 青青乡愁萌动,自冰上/95

乡愁绿茎萌动,自冰上——蓝星诗社——我必须渡河——母逝——爱荷华,伍德和弗罗斯特——乡愁的发端——诗歌的现代风格

第七章 拔向蓝空最蓝处/113

我的文星时代——在孝子和浪子之间:现代绘画和新的艺术观,现代诗论战——剪掉散文的辫子——诗心史笔

第八章 天狼厉嗥莲脉脉/133

五陵少年新蛮族——灾星天狼丑中美——芙蓉冷热也茫然——魅影幢幢月光光——仍在忧郁中

第九章 何时我们才不再争吵,亲爱的中国/149

逍遥游乎行路难?——轮转天下——散文诗——敲打乐——在风中挺立——灵与肉

第十章 一辈子,闯几次红灯/175

大石帝国——问道摇滚乐——《现代文学》——民歌精神和新诗风——后浪来了——瓜苦成果甘

下篇(1975—2000)

第十一章 谁说迟开就不成花季/193

三重挑战——适应：铿锵中的凄然——全盛：逆风赫赫，淡而愈远——临别：酣甜一觉十年——地利人和

003

第十二章 老得好漂亮/225

就位高雄——冷眼“负文化”——诗先人后神州行——杖底烟霞——对海话沧桑——蓝墨水的下游

第十三章 西而不化与西而化之/257

语文学家——中文西化的近代背景——中文恶性西化的病灶病因——善性西化

第十四章 以文为诗 诗文双绝/269

诗文双绝之不易——以文为诗——适度散文化——以唱为主，兼说兼唱——提炼鲜活语言——引入散文句法——融合抒情与叙事

第十五章 未拥抱死的，不能诞生/2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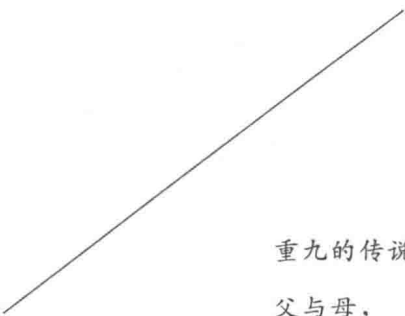
火的意象系统：阳光、火把、灰、火焰、灯光、壮丽的光中——火的心理印记和诗学渊源——勇者乐火

余光中大事年表/296

余光中著译书目/312

初版后记/317

第一章 江南水与火



重九的传说

父与母，

猛虎蔷薇

永春山影

似水吴地

逃难，火焰，

火车

茕茕的孩子

春天，遂想起
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
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
(可以从基隆港回去的)

江南

小杜的江南

苏小小的江南

遂想起多莲的湖，多菱的湖
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

.....

春天，遂想起遍地垂柳
的江南，想起
太湖滨一渔港，想起
那么多表妹，走过柳堤

复活节，不复活的是我的母亲
一个江南小女孩变成的母亲
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

喊我，在海峡这边
喊我，在海峡那边
喊，在江南，在江南
多寺的江南，多亭的
江南，多风筝的
江南啊，钟声里
的江南

(站在基隆港，想——想
想回也回不去的)
多燕子的江南

——《春天，遂想起》

一九二八年，中国的龙年，海棠叶状的广袤国土依然列强宰割，日本军国主义尤其穷凶极恶，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忧患深重。

就在这一年五月，北伐军挥师北上山东，遭到日本军队的无理阻挠。明明是中国的国土，日军就是不让中国军队通过。日军强占了济南，残杀中国军民四千多人，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蔡公时等十七人被割去舌头和耳朵后枪杀。北伐军只能绕道而行。

也是在这一年六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因未能满足日本军阀的贪婪胃口，在东北皇姑屯车站被炸死。

这一年秋天，南京栖霞山的枫叶依旧满山燃遍。农历九月，中国人登高的日子。栖霞寺、千佛岩，游人如织。有位普普通通的江南女子，随着登高的游人走下栖霞山后，第二天早晨生下一个男孩，取了个简简单单的名字，叫余光中。

孩子的出生平常顺利，没有什么怪异的天象或奇特的仪式。倒是他呱呱落地的日子，九月初九，在中国历史和民俗的重重包裹之下，有着丰富的含义，隐隐预示或者限定了这个孩子的一生，值得一提。

在中国的年历上，九月初九是重阳节。“九”是阳数，双九重叠，所以是“重阳”，又称“重九”。

重九是登高赏花饮酒赋诗的日子。九月本是一年中的黄金时节，“九九艳阳天”，云淡山青，秋高气爽，又值丰收季节，橘红橙黄，金桂飘香……无怪乎中国文学史上有那么多和重九相关的佳话：孟嘉落帽，陶令赏菊……有那么多和重九相关的佳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

然而，重九又是驱邪避难的日子。魏晋小说《续齐谐记》有这样的故事：恒景跟随高人费长房学道多年。一天，费长房对他说，九月九日，你家会有灾祸。恒景，你得赶快回去，只要依照我的方法行事，便可保你一家大小平安。恒景回到家乡，召集家人。在九月九日这一天，教他们按照师父的话，用红布做成小袋，里面装满茱萸，系在臂上，然后，避于高山，且饮菊花酒。待到傍晚还家，只见家中牛羊鸡犬死了一地，而家人逃过一劫。

余光中的父亲余超英，是福建永春人。永春，历来辖属泉州府。虽

然地处闽南山区，却因为临近大海，历代都有许多人过海出洋去讨生活。弱冠之年，余超英也曾一度跟随兄长赴马来亚，拓殖橡胶园。创业之际，也与历代闽南商人一样，热衷教育，先后在马六甲办过育民、益智两所华文学校。回国后，就读于上海春申大学，毕业后回乡，历任永春县教育局局长、福建安溪县长、国民革命军东路军第二支队副司令等职。后来调任国民政府海外部任常务委员，长期从事侨务工作，充分发挥他熟悉海外关系的长才。余老先生好客豪爽，退休后还担任台北永春同乡会的理事长；他立身处世，就像闽南一带常见的花岗岩——谨严方正。

在幼年余光中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公务在身，很少在家。余光中总是依偎在母亲的怀中，静静地等待迟归的父亲，直至暮色苍茫。父亲是严厉的，他教余光中古文，大多选择有关历史兴衰和励志立身的文章，也以《古文笔法百篇》为例，为余光中讲解作文之道。和许多旧时的家长一样，他不苟言笑，从来不同余光中一起做儿童喜欢的游戏，但他也不反对儿子读小说曲词——所谓的闲书。余光中记得这样的场景：“长夏的午后，吃罢绿豆汤，父亲便躺在竹睡椅上，一卷接一卷地细览他的《纲鉴易知录》，一面叹息盛衰之理，我则畅读旧小说。”

余光中的母亲孙秀君，江苏武进人，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省立中学教师，哥哥做过教育局局长。她从家乡的师范学校毕业，到永春教书，在那里她做了教育局局长余超英的妻子。不久，便离开永春，和北上任职的丈夫一起到南京。

余光中本来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但在余光中孩童时就已辞世。因此，儿童时代的余光中总是和母亲相伴，母亲时常带余光中回常州老家。外婆家在武进县（现为武进区）漕桥镇，那是一个大家族，建有六十四间房，大多是四进，有天井，有楼屋；最让童年余光中欢喜的是有三四十个表兄妹。那些表兄妹都喜欢这位能画马画门神的小表弟，众星捧月般地围着他嬉戏——“记得小时候，在江南，秋天拾枫叶，春天养蚕”，余光中在追忆江南的诗中这样写道，可见，余光中的童年并不孤单寂寞。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里有这么一段话：“写作，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可能产生在少年时，也可能在童年时，在写作者还没有写满几本稿